

# 後母語時代原住民族母語聖經詮釋法

## 按祂（上主）的形像造人

Walis Ukan 牧師<sup>1</sup>

本文作者立於原住民族部落的歷史與後殖民生活情境，分享有關基督教進入原住民族部落之後，該如何透過原住民族的母語，進行原住民族的聖經神學與聖經詮釋的建構。其中，由於母語聖經的出版，成了原住民族母語語彙的寶庫，因此原住民族母語聖經詮釋法，有助於深思原住民族母語結構上的奧妙，進而挖掘、連結、探索母語背後所承載的意義視界和世界。期許透過母語聖經詮釋法，能再現原住民族的傳統哲學與思維、宗教信仰和生命經驗；這是面對現今原住民族處在後母語時代，需要努力建構的聖經詮釋的道路。

### 序 言

原住民皈依基督宗教，在台灣的宣教歷史上，常被稱爲是「二十世紀的宣教奇蹟」。然而，進入二十世紀後現代與後殖民的學術思潮，以及基督宗教進入原住民部落大約一百年的時間，我們在信仰裡，不得不承認：基督宗教雖然讓原住民族在

---

<sup>1</sup> 本文作者：Walis Ukan（張秋雄）牧師，台灣原住民賽德克族。南非夸祖魯納塔爾大學哲學博士畢，專研舊約聖經。現任玉山神學院副院長，並教授聖經希伯來文閱讀、舊約綜覽、部落經驗聖經詮釋法等課程。

台灣的處境裡，可以在同樣的信仰裡，增進了不分彼此、結合在一起、共同面對原住民族成爲少數民族的歷史創傷、療癒與重建；但另一方面，基督宗教也是現今撕裂原住民部落整體性最明顯的宗教團體，從部落傳統祭典的復振裡，最明顯可見。

當現今台灣原住民族部落傳統祭儀，漸漸被族人重構、找回，與再展演於部落族人面前，期待重建原住民族的自我認同，以及尋回文化的尊嚴時，這對我們原住民基督徒在傳統聖經的詮釋上，也提出了不少的挑戰。尤其，當我們面臨了將近 47% 的原住民遷徙到都市<sup>2</sup>，更形成了台灣原住民族後殖民處境裡的「失落的新一代」：繼續經驗著祖先土地的流失、部落經驗的切割、文化傳統的殆盡、傳統祭儀的頹廢，以及母語的流失<sup>3</sup>。從原住民族部落的經驗來說，這是從日本殖民統治，乃至國民黨戒嚴白色恐怖時期，對原住民族實施高壓同化政策所使然，使原住民族至今仍未能完全脫離遺毒，因而形成的民族徵狀。

尤其，當我們部落裡的耆老漸漸凋零，漸漸失去了原住民族部落傳統教育機制裡，透過部落耆老口傳面授文化傳統、部落歷史、生活哲學與智慧的角色與功能時，我們原住民族即將

---

<sup>2</sup> 參考《台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Portal) 於〈108 年 10 月台閩縣市鄉鎮市區原住民族人口-都會比例〉的統計數字。[http://www.tipp.org.tw/statistical\\_article.asp?F\\_ID=93716&PageSize=15&Page=1&FDC\\_No=8&SelectSubject=&Subject\\_No=&SubSubject\\_No=&TA\\_No=&Orderby=&KeyWords=&Order=&IsSelect=](http://www.tipp.org.tw/statistical_article.asp?F_ID=93716&PageSize=15&Page=1&FDC_No=8&SelectSubject=&Subject_No=&SubSubject_No=&TA_No=&Orderby=&KeyWords=&Order=&IsSelect=)

<sup>3</sup> 特別是自己母語流失的情境，尤其對遷徙到都市的原住民族年輕一代，比部落裡更顯無助與掙扎。

面臨下一代在部落裡已經沒有部落耆老可以請益、學習、領受他們的教導，來傳承我們族群代代口述的文化與智慧傳統。此外，當部落中的基督教會紛紛設立，讓大部分原住民族人成為基督徒之後，部落耆老口述傳統的角色與功能愈加漸行漸遠，而逐漸被教會的傳道人及神學傳統所取代與被隱沒，因而也形成了現今在部落裡，可能會沒有可擔負重任與承傳部落文化傳統，可口述教導原住民族下一代的「部落耆老」危機，這對已經遷徙到都市的原住民族來說，危機尤其更甚。

這些都是形成現今原住民族部落的民族認同迷失與文化傳統滅絕危機的困境，也直接挑戰了傳統基督宗教的神學，以及傳統聖經詮釋的議題。為此，本文主要是回應現今原住民族的後殖民處境裡，如何使用來自原住民族的部落經驗與視野，來建構聖經詮釋上的嘗試，也回應大會的主題：聖經又該如何在現今原住民族部落與心靈裡「沃土新芽」？限於時間與篇幅，關於「部落經驗聖經詮釋法」（Tribal Biblical Interpretation），這裡僅分享第一個理論：母語聖經詮釋法。

本文選擇聖經詮釋的進路為：採取認同身為台灣原住民族，立於台灣的歷史情境，以及來自上述所指現今原住民部落的歷史與後殖民生活情境，為一個論述的經驗場景，來分享有關基督教進入到原住民族部落之後，又該如何在現今的處境，透過原住民族的母語，進行原住民族的聖經神學與聖經詮釋的建構，讓聖經的閱讀在現今，可立基原住民族養分與土地（沃土）的一點分享。

## 一、基督教信仰沃土在台灣原住民族

當部落紛紛建立教會，原住民族皈依基督教成為基督徒之後，每安息日與主日進到教會敬拜上主，已經成為原住民族人在部落裡的日常作息之一；甚且，基督信仰已不僅在敬拜上主的日子裡被實踐，更在部落族人的婚禮、喪事、落成、生日……中，深入連結到部落族人的生活裡，同時也在部落事務上產生了功能。更廣的影響，是在基督信仰裡，開啓了原住民各族之間的聯繫與交流，讓原來「部落主義」為原住民族的基本認同，漸漸在外來殖民政權輪番統治下，形成了「原住民族」為共同命運體的民族認同，來共同正視當今原住民族的困境。

另一方面，原住民族在部落裡，透過安息日或主日崇拜、講壇的教導、聖經的閱讀與查考，讓原住民族在原有的部落傳統律法裡，又加添了來自基督教在聖經裡所教導的話語，作為現今新一代原住民族部落裡，結合了傳統律法和聖經（上主的話語）的教導之「原住民族基督徒的信仰」內涵。例如：我們進到部落裡的教會，會聽到禮拜或彌撒的過程裡，或部落族人的祈禱詞裡，此類的信仰宣稱：「親愛的上主！感謝祢創造世界，以及我們所有人類...」，「上主！感謝祢在台灣的土地上，創造了我們原住民各族...」等等。類似的禱詞，已超越了原本部落耆老口述裡的傳統認知，也不分教派都是可被接受的信仰內容。這裡，想用部落族人最熟悉的一段聖經經文（《創世記》一27a），來說明現今已經結合了部落傳統律法，以及聖經（上主的話語）教導之「原住民基督徒的信仰」內涵，作為開展論述的基

礎，藉此，也可以了解基督教信仰沃土在原住民族部落裡的信仰內涵：

- 希伯來語：צִלְמֵנו אֶת־הָאֱלֹהִים וַיְבָרָא
- 賽德克族德克達雅語<sup>4</sup>：Sptena na Hnyegan na (Utux Baro) Smmalu Seediq
- 中文：上主用祂的形像創造了人

### (一) Smmalu (בָּרָא：創造)

上主創造了世界與萬民萬族居住在祂所創造的大地生存，也包含了台灣原住民族。原住民基督徒更深信在基督信仰裡，原住民族也是上主所創造的。就像進入到賽德克部落教會裡，常會聽到部落族人的祈禱文說到：

Tama nami Baraw ! Smmalu su kana ka babaw dxral mi kana sediq. Tndhuun nami balay ka yami Sediq u smbliqan su ma pkdusun su babaw dxral.....

我們的天主！世上萬物，以及所有人類都是祢創造的。因祢的慈愛，讓我們賽德克族可以存活在世上，我們頌讚祢.....

透過原住民族傳統的歌謠，結合著西方帶進來的詩歌，以

---

<sup>4</sup> 有關《賽德克族德克達雅語聖經》，是由聖經翻譯小組 Walis Ukan 牧師擔任主編，Siyat Nabu 牧師召集(94歲已蒙主恩召)、Robo Pidu 師母、Pihu Neyung (92歲已蒙主恩召)、Obing Nawi 師母，和 Kucang Tonday 師母六個人，經過了15年的翻譯，賽德克區會設立聖經審議小組，目前已進行排版中。

及新一代創作的詩歌，譜唱出了現今原住民族教會裡的頌讚上主爲世界的主，一切都來自頌讚上主的創造之美好圖像。就像 Gerhard von Rad 所說：創造 (בְּרָא) 本身背後，隱藏著上主是世界的主之宏偉的宣稱，特別是以色列人沒有很明顯地，將自己從上主所創造的宇宙論，和神治神話的這壓倒性環境中區分自己。<sup>5</sup> 以色列人將自己的民族和世界萬族，連結在同一個上主的創造中，即「בְּרֵאשִׁית」(在起初)上主創造諸天 (הַשָּׁמַיִם) 與一個大地 (הָאָרֶץ) 的世界之時間與空間裡。

台灣原住民族皈依基督教之後，也自然地會問：我們也在上主創造的這諸天與一個大地的世界之時間與空間當中嗎？我相信在目前部落教會裡，族人的信仰確實是相信的。如此，這已是原住民族傳統信仰中，基督教豐富了原住民族對我們所居住之空間的認知，這對過去僅存在部落主義爲主的原住民部落來說，基督教的信仰開闊了原住民基督徒的世界觀；就像以賽亞先知，面對著當時失去家園與國家，處於離散經驗的以色列人，重新在上主的信仰裡，重新界定自我民族在上主創造之「起初」的時間與空間，重置在上主的創造論裡，重置在自己祖先的土地與鄉土上。而這個歷史背景，也很可能是《創世記》一章所要凸顯的社會處境：

我要對北方說，交出來！對南方說，不要拘留！將我的眾子從遠方帶來，將我的眾女從地極領回，就是凡稱爲

---

<sup>5</sup> Gerhard von Rad, *Genesis: A Commentary*, The Old Testament Library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72), p.49.

我名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聖者，是創造以色列的，是你們的君王。（賽四三 6~7、15）

然而，台灣原住民族基督教宣教的歷史，普遍的基督教化的時間，大部分僅僅約一百年左右<sup>6</sup>，台灣原住民族是不是認為上主僅在這一百年的時空裡，才進入到部落及族人當中呢？因為，顯然地，從經歷幾世紀殖民主義的世界原住民族，以及伴隨著殖民基督教化原住民族的過程當中，普遍所持的創造神學是認為一百年前之前的數千年，原住民族存在的時空裡，是屬於撒旦（或異教）的世界？在上主創造的「諸天與一個大地」裡，原住民族是缺席不存在的。必須直到基督教進入到原住民部落時，原住民的創造「起初」才真正的開始，原住民族才出現在創造神學裡面。真是如此嗎！？

這種否定原住民族的創造神學，是將原住民族世界當成殖民式基督教所「發現的新大陸」般地來界定。因此，殖民式的基督教進入到原住民族的空間裡，可以站在基督教「聖戰」或「救贖」的堂皇教義，以進行實踐「滅絕迦南人」神學，盡其所能地配合外來的殖民主義，進行對原住民部落與族人肆無忌憚地燒、殺、擄、掠來建立起基督教帝國式的信仰體系。原住民族被排除在上主所創造之原初的時空裡，以及否定原住民族在上主話語裡的創造神學，依然存留在部落的教會與保守的基督教信仰當中。

---

<sup>6</sup> 如果我們暫不考慮荷蘭時期在西拉雅族的宣教史。

## (二) *Sptena...Hnyegan na* (בְּצֶלֶם אֱלֹהִים；照著上主的形像)

以色列人如同上主所創造的萬族萬民一樣，擁有上主的形像，這種信仰內容，並不是以色列人原有的信仰。因為若從律法書來看，最明顯的自我認知是「上主的子民」（出十九 5；利廿六 12；申七 6，十四 2，廿九 13）、「聖潔之民」（出十九 6；申七 6，十四 2、21，廿六 19）等稱呼，或較接近「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你使他比上帝微小一點，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詩篇》八 4-5）等的描述。

《創世記》一 26 上半段使用「בְּצֶלְמֵנוּ כְּדְמוּתֵנוּ」，可譯為：「照我們的形像，就彷彿貌似我們 (like our likeness；*pdai ta hnyuwan ta, pntnai ta so ita*)。」在一 27 裡使用了兩個階段來完成人類的創造，「וַיִּבְרָא אֱלֹהִים אֶת-הָאָדָם בְּצֶלְמוֹ」（上主照著祂的形像造了人；*Utux Baraw u sptna na hnyuwan na smmalu sediq*），接下來「בְּצֶלֶם אֱלֹהִים בָּרָא אֹתוֹ」（照著上主的形像創造了他；*sptna na hnyuwan Utux Baraw smmalu dhiya*）。

有關「בְּצֶלֶם אֱלֹהִים」（上主的形像）在創一的描述，很可能是受到第二以賽亞先知如何針對多神崇拜的環境中，強調普世性上主創造能力偉大的影響。例如用「你們究竟將誰比上帝，用什麼形像與他相較呢？」（賽四十 18）來關注《創世記》第一章所要關注的多神崇拜的環境，已經不再將焦點放在與其他宗教和神明的論爭上，而是轉變為將上主置於崇高、絕對超然主權的位置上<sup>7</sup>，將其他神明限制區別在一個時空裡。例如：上主創

<sup>7</sup> John Barton, ed., *Bible and Interpretation: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James Barr, Vol. II: Biblical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造了太陽與月亮，將他們都限制在自己的範疇裡等。這些也都暗示著這些多神崇拜的圖騰，都在上主的創造大能裡被重置、侷限，並承認這些神明的存在，以及力量皆來自上主的創造大能。

論述到此，還是無法解答：人類的受造，為什麼是照著「上主的形像」的問題。若我們從經文的上下文脈絡來了解，或許可說，上主創造人，賦予治理和管理的能力，就如同 (לִמְנֵהוּ; likeness, image; *mntena, hnyuwan*) 上主一樣，而並非人就是上主，僅是像上主。我們若用《詩篇》八5所說的，應該是像天使的樣貌，但不是天使。<sup>8</sup> 創一有可能採用了以西結先知有關上主形像的描述：「在寶座形像以上有彷彿人的形狀」（結一1），將以西結先知所處的被帝國殖民受擄的情境，也同時帶入了當時上主的形像是一個帝國君王的代表，也是諸神明之子的代表。<sup>9</sup> 後面才有了君王統治權力的詞彙「קָבַץ」（治理）和「תָּרַח」（管理）來賦予人有這個權利和責任。然而，不僅如此，一26~27「上主說：我們要...上主就」的這一個畫面，也呈現了一種「天庭會議」（divine council）的圖像（伯一6~12；王上廿二19~22），上主為王的圖像重新被建置，同時也將帝國君王的權利，弱化轉變成為所有上主所創造的人，都具有彷彿上主的形像，都被上主賦予治理和管理的權利和責任。

---

2013), p.62.

<sup>8</sup> Gerhard von Rad, *Genesis: A Commentary*, p.58.

<sup>9</sup> D. J. A. Clenes, "The Image of God in man", *Tyndale Bulletin* 19 (1968), pp.80~85.

受帝國壓迫的政治與社會處境，也是「上主的形像」所要表達的另一意義，這也可能是律法書被編輯後，以色列人作為讀者之普遍的經驗。創一轉化了這個世界，透過「上主的形像」打破了僅有帝國君王和祭司擁有上主臨在的圖像，讓所有種族，每一個人，無論是男或女，無論處在社會的哪一階層，尊貴或卑賤，都來自「上主的形像」所創造。所以，創一 27~28 所呈現的是一種反王朝（anti-monarchic）的氛圍。<sup>10</sup> 帝國體制下所形成的社會階層，以及每一個族群在這個帝國體系下受壓迫的情景，透過了「上主的形像」，界定了在上主的創造裡，每一個民族在主裡的尊嚴、相互和諧與平等。

創一 29~30：上主將五穀菜蔬和果子賜給人類為食物，並將綠色的植物（青草）賜給他們，生命個體間的關係是和諧，都有著上主所賜的神聖尊嚴。上主賦予人的這個「治理」與「管理」並未像帝國殖民的體系裡，呈現出征服、壓迫、殘暴、使其順從，並加以傷害和從屬等等的意涵。<sup>11</sup> 人與人、民族與民族之間，甚至人類與所有生命個體之間，相互連結成為上主所創造和諧的生命共同體，這也是創一 26~27 所要關注的焦點。

從這個角度切入，來思考古以色列人的處境，再回溯原住民的歷史時，我們不能不承認，當原住民族受外來者統治、傳統原住民部落機制式微，與受到毀壞之後的歷史來看時，原住

---

<sup>10</sup> Mark G. Brett, *Genesis: Procre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34.

<sup>11</sup> Mark G. Brett, *Genesis: Procre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p.29.

民族也在這些外來壓迫的統治體系受傷至深。原住民族群來自基督教信仰，所啓示的族群尊嚴確實不容外來者詆毀，然而身為「原住民族」身分者，似乎都無法脫離這種外來統治、必須喪失民族尊嚴、被視為沒有「上主的形像」之民族的歷史情境，這種傷害，至今仍影響著原住民族的自我認同。然而，從創一在上主的信仰裡確立了在帝國處境，上主創造以色列民族尊嚴位置，與萬族萬民同等，在現今原住民族接受了基督教後，也在上主的創造裡，重置了原住民族同等尊嚴的信仰內涵。

### (三) *Seediq* (אָדָם; 人類)

從上述討論，世上每一民族都是照著「上主的形像」受造，因此，它也充分表達了上主在創造起初，就已經宣布了上主與世上萬族的關係與淵源。因此，所有人類當生養衆多，遍滿大地（創一 28）。上主創造了「人」「אָדָם」(seediq)，並沒有要宣稱唯有一個民族、一種文化、一種語言，或唯有一個地方是特別凌駕在世上萬民萬族之上的想法。

這讓我們想起創十一章裡，當人類想高舉自己民族、文化和語言，達至統一的想法時所說的：「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創十一 4）；上主擔心地說：「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語言，如今既做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要做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創十一 6a）。這明顯表達了上主所強調的：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語言，有違背原初上主

創造人類「生養眾多，遍滿地面」創造的美意，祂因而願讓人類「分散在全地」（創十一8）。

因此，每個萬民萬族都可以擁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化，讓上主所創造之世界具多元性，以看出上主的智慧與大能，及祂創造人類的美意。就如以色列人在聖殿裡傳頌的《詩篇》所說的：

耶和華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  
遍地滿了你的豐富。（《詩篇》一〇四24）

詩人頌讚上主創造的多元與豐富，都是用上主的智慧創造的；原住民族如同以色列人在起初創造的時空裡，就充滿著上主的智慧在其中。如同以色列人的智慧者對孩童們的教導一樣：「耶和華以智慧立地，以聰明定天，以知識使深淵裂開，使天空滴下甘露。我兒！要謹守真智慧和謀略，不可使她離開你的眼目」（《箴言》三19-21）。這種口述教導孩童的傳統，就像原住民族在外來民族、統治者、基督教尚未來到部落時，一直延續的傳統口述教導方式。部落耆老與孩童圍坐在火堆旁，傾聽部落耆老們教導孩童注意觀察、留意學習耆老們的生活智慧、經驗哲學、傳統律法，以及代代祖先傳承的文化所不可缺少的傳統部落機制。

上主創造多種民族與文化宗教的多元，呈現了上主的智慧與大能，同樣在千百年來早已存在於原住民族當中，這本是事實，但卻在原住民族接觸到外來者、受外來者統治，以及基督教化後，就使用了「文明化」或「同化」之殖民策略來進行文化的大屠殺策略。在這種消滅原住民族文化的教導裡，這上主

創造「起初」的時空世界裡，是沒有原住民族存在的，也因此將原住民視為「非人」來定義和殘害。至今這種遺毒未減，還持續存在於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化、土地、人權，甚至在宗教的不同層面裡。例如：原住民族在皈依基督教信仰並接受洗禮時，被要求必須完全斷絕舊有的文化與宗教信仰，並且以基督教教義中的主要基礎信仰來開展基督徒的信仰人生。然而，仔細觀察部落裡的原住民族基督徒，即使經過了約一世紀的基督教化之後，仍可清楚地發現：在基督教的傳統裡，原住民族基督徒還是依然延續著傳統的文化和宗教的內涵，將基督教的教導與信仰混雜在其中，這種情形在部落裡的喪事和婚禮中最明顯可見。

綜上討論，當台灣原住民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已經沃土在台灣原住民族部落之後，我們從創一 26~27 的經文討論中，至少可以整理出幾點，至今仍挑戰著原住民族基督徒的議題：

1. 原住民族基督教的信仰是否還隱藏著被「聖戰」或「救贖」教義，進行實踐「滅絕迦南人」（原住民族）的聖經詮釋與神學，把原住民排除在原初上主所創造的時空裡呢？
2. 若原住民族與以色列人皆受造於「上主的形像」，具有民族族群的尊嚴，這種上主所賦予原住民族之民族尊嚴，是否也成了我們原住民族教會宣揚上主的話語，以及聖經詮釋時，重要的神學依據呢？
3. 最後，上主創造多種民族與文化宗教的多元，千百年來，在基督教尚未來到部落前，就早已存在於原住民族當中，

此上主的智慧，可曾在原住民族教會的宣講裡被建構？

## 二、「後」母語時代的原住民族

上述三個問題，可幫助我們了解當基督教沃土在原住民族部落被接納之後，我們必須在信仰裡去深思的地方。這也可以幫助我們建立一個信仰溝通交流的平台，來進入本文主題：有關「後」母語時代的原住民族的討論。雖然我們知道語言的發展、巨變、衰亡和復振，都無法僅僅從語言單一的角度來思考，必須縱觀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和其他跨領域學科的微觀聯繫來探查；但限於篇幅與時間，我們僅從原住民族母語，在部落的歷史經驗裡來講述，以利於我們鋪陳演講的主題，分享原住民族母語聖經詮釋法。

這裡將要談到的是：原住民族「後」母語時代的原住民族的普遍特徵，特別是原住民族進入到母語書寫的歷史階段，以及母語聖經的出版，將原住民族母語推向了書寫與宣講的永恆歷史行列裡。在此，原住民族基督教在部落裡，自豪地表達了他們保存與收集了原住民族的母語語彙之貢獻巨大。然而，在原住民族基督教教會外面徘徊的原住民族知識份子，卻提出了最嚴肅和真實的批判心聲：基督教的母語聖經，不是傳達原住民族文化、歷史故事與生命經驗。這種的批判，都是「後」母語時代，原住民族基督徒必須要面對的挑戰，它也會直接地挑戰我們現今原住民族基督教的聖經詮釋，以及我們原住民族神學之建構的進路。

## (一) 「後」母語時代的特徵

當我們使用「後」母語時代的字眼，自然需要先澄清原住民族中「前」的意涵與內容，才能夠表達其特徵。從語言角度思考，前述提及原住民族在上主創造的時空裡，原初上主所賜每一個民族皆有的語言和語言環境，我稱為原住民族「原初」母語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裡，每一個民族都擁有自己的文化，和語言使用的環境：部落，自由、有機、和諧地連結所有族人，連結大自然生命與超自然的世界。這「原初」母語時代是原住民族尚未接觸外來者，或還沒有受到外來者統治的時期，至少在這個時期裡，語言保有著原有以部落為中心的語叢。

現今在原住民族語言領域所談到的語言帝國主義 (linguistic imperialism)<sup>12</sup>、語言殖民主義 (language colonization)<sup>13</sup>、語言霸權主義 (linguistic hegemony)<sup>14</sup>、語言人權 (linguistic human rights)<sup>15</sup>，

<sup>12</sup> Robert Phillipson, *Linguistic Imperialism*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sup>13</sup> Jyotsna G. Singh, *Colonial Narratives/ Cultural Dialogues: "Discoveries" of India in the Language of Colonialis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6) ; Monica Heller and Bonnie McElhinny, *Language, Colonialism, Capitalism: Toward a Critical History* (Ontari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7) .

<sup>14</sup> 例如：Charles Issawi, "The Struggle for Linguistic Hegemony, 1780~1980," *The American Scholar*, 50/3 (1981), pp.382~387. Lakia M. Scott and Elena M. Venegas, "Linguistic Hegemony Today: Recommendations for Eradicating Language Idiscrimination," *Journal for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11/1 (2017) , pp.19~30. Glyn William and Gruffudd Williams, *Language, Hegemony and the European*

以及近年來所談到的語言生態 (linguistic ecology)<sup>16</sup> 等，相關的語言論述均有所關聯。當中所處理的議題，例如語言壓迫、毀壞，以及受詆毀、不公平的語言環境與政治策略，而在論述上，常會涉及到過去被帝國殖民的國家、民族，特別是少數民族及原住民族的語言處境，最為劇烈，尤其是語言的毀滅，與頻臨消失滅絕的危機。從原住民族語言的巨變經驗裡，原住民族經歷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和沒有原住民族的語言權等的處境，這就是原住民族「後殖民」或「後」母語時代，必須去處理的「前」母語時代的歷史語言處境，和論述的語言主場。本文談到原住民族的「後」母語時代，所界定的就是經歷了這些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下的原住民族語言場景；至今，這些被殖民與霸權傷害的原住民族語言，已轉化成

---

*Union: Re-examining 'Unity in Diversity'* (Macmillan: Palgrave, 2016) .

<sup>15</sup> 施正鋒，〈語言人權〉，鄭錦全、何大安、蕭素英、江敏華、張永利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7），219~227 頁。Tove Skutnabb-Kangas, *Linguistic Genocide in Education - Or Worldwide Diversity and Human Rights?* (New Jersey/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0) . Francois Grin, "Linguistic Human Rights as a Source fo Policy Guidelines: A Critical Assessment,"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9/3 (2005) , pp.448~460.

<sup>16</sup> Peter Mühlhäusler, *Linguistic Ecology: Language Change and Linguistic Imperialism in the Pacific Region*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6) ; Ralph Ludwig, Peter Mühlhäusler and Steve Pagel eds., *Linguistic Ecology and Language Contact*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



新的不同樣貌，本文即針對原住民族今日所處的「後殖民」（或「新殖民」的「後」母語時代）處境，表達其意義。

2019 年是聯合國的國際原住民語言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Indigenous Languages），呼籲重視全球超過 7000 種面臨危機的語言，而且當中有四分之一正瀕臨消失中：

語言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不僅目前世界超過 7000 種瀕臨危機的語言，它是交流、社會融合和發展的工具，而且還是每個人獨特身分、文化歷史、傳統和記憶的寶庫。但儘管它們具有巨大的價值，世界各地的語言仍在以驚人的速度消失，我們需要考慮這一點。<sup>17</sup>

台灣原住民族無法切割於世界原住民族之外，也在文化與母語上即將消滅或正在消失的危機普遍經驗中。雖然我們現今逐漸正視來自過去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下，原住民族被強逼學習支配統治者的語言，讓原住民族文化與母語在「文明化」裡淪為粗俗、低俗、被邊緣化，視為沒有價值和被控制的語言。但是「後」母語時代，必須連結這「前」母語被殖民、被霸凌的時代，因而造就了現今「後」母語時代原住民族年輕普遍失語的時代，強調母語需要復振其果實。

總之，本文論述的「後」，立基於「隱含著殖民的延續」和「尚未超越包裝的殖民主義」，主張尋求原住民族主體性的重建，呼籲「民族自我和『原居屬性』的復歸和再出發」等意

---

<sup>17</sup> 2019 International Year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https://en.iyil2019.org>.

義。<sup>18</sup> 然而，原住民族母語以驚人的速度在消失和頻臨滅絕的壓力，仍然持續在原住民族「後」母語時代裡。最明顯的例子：連原住民族的反「前」殖民和「後」殖民的論述，都還只能用殖民者的語言來論述與書寫，此情形實屬悲哀無奈！

因此，「後」不是指殖民地經驗的結束，站在原住民族「後」母語時代的角度，我們仍然要宣稱「後」母語時代裡，仍然延續掙扎於「前」殖民母語時代，所經歷如何透過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下之母語策略之遺毒，且這些依然充斥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和宗教各個層面，以新的形式來產生影響。

## （二）進入母語書寫（部落母語的復振）

若我們站在基督教沃土於基督教部落裡，紛紛設立教會的處境裡來思考，基督教或說原住民族基督徒，確實是參與了原住民族在 1980 年代開始至今的抵殖民的抗爭運動<sup>19</sup>，當原住民族語、客家語、河洛語（台語）都相繼在整個台灣的民主化，以及政黨輪替的過程裡，失語的危機已經受到重視，現今母語的復振，也透過整個中央政府在政策上有在做積極的因應對策。

從原住民族母語的歷史發展來看，原住民族的母語經過「前」母語時代的語言，在整個殖民體系的霸權壓抑和刻意消

---

<sup>18</sup> 宋國城，《後殖民論述：從法農到薩依德》（台北：擊松，2003），3 頁。

<sup>19</sup> 請參 Icyang Parod（夷將·拔路兒）主編，《臺灣原住民族運動史要彙編》（台北：國史館，2008）。

音的殖民政策裡，已經造就了「後」母語時代之年輕一代的「失語的年代」之危機窘境。然而，在對「前」母語時代之抵殖民運動後，所產生之「後」母語時代裡，原住民族已經在聖經翻譯裡，可以從過去部落口說傳統，邁入了母語書寫的歷史階段。

原住民族文字系統的演進可以分為五個階段，除了從最早期十七世紀荷蘭時期，所使用的羅馬拼音書寫所編輯的平埔族聖經（馬太福音）<sup>20</sup>，以及從十七到十九世紀的清朝開始，所記錄的語彙之後，從原住民族母語的角度，就進入到了日本殖民與國民黨的戒嚴統治時期的語言同化政策裡。在日本時期使用平假名和羅馬字母書寫的研究語料，在國民黨時期進入到「後」母語時代的進程裡，基督教在不得使用羅馬拼音之語言「同化」政策裡，仍然透過華語的「注音字」（ㄅㄆㄇ）聖經翻譯來保留原住民族的語言，和建立文字，最後才進入到使用現今普遍接納羅馬拼音等階段。<sup>21</sup> 例如：

1955年，下令禁止教會使用羅馬字；1957年，省教育廳通令各縣市取締白話字聖經，禁止以臺灣本地語言傳教；1969年，地方教會的聖經及聖詩陸續遭到沒收；1984年，教育部函請內政部禁止山地教會使用羅馬字傳教，並

---

<sup>20</sup> 若根據李壬癸，〈新港文書的收集、整理和解读〉所主張，馬太福音所根據的語言是 Taivuan 語，而不是新港社的西拉雅語。  
[http://www.ling.sinica.edu.tw/files/publication/m0041\\_02\\_4667.pdf](http://www.ling.sinica.edu.tw/files/publication/m0041_02_4667.pdf)

<sup>21</sup> 李台元，〈原住民族語言文字系統的發展〉，《原住民族文獻電子期刊》，36期，2018.10.31。https://ihc.apc.gov.tw/upload/file/36.pdf

禁止族語文字的書刊及聖經等。<sup>22</sup>

當中相繼在 1872、1973 和 1974 年用羅馬拼音的《阿美語新約聖經》、《布農語新約聖經》出版，和注音字的《泰雅爾語新約聖經》。1974 年警察進入到教會，沒收泰雅爾語聖經與聖詩，表達了原住民族語言直到這個時期，仍與其他語言一樣，成為被壓迫的語言。

因此，母語聖經與聖詩的出版與使用，在原住民族部落裡的教堂，都最具體地體現了原住民族，從過去部落口述傳統，進入到書寫階段的重要推手。原住民族才開始從轉化的ㄅㄆㄇ和羅馬拼音之記音方式，來開始了原住民族進入到書寫的階段。論述至此，我們可以知道，基督教沃土在原住民族部落時，母語聖經的出版，確實幫助了原住民族在「後」母語時代，從口說進入到開始書寫階段之重要的推手與貢獻。

### (三) 出版母語聖經（收集部落傳統母語語彙最豐富的典籍）

1990 年之後，隨著原住民族意識的抬頭，母語聖經的翻譯從過去由宣教師為主的翻譯，漸漸由原住民族的傳道人和耆老來擔任。從台灣聖經公會網站所提供目前預計 2022 年完成的原住民族母語聖經，大致如下：<sup>23</sup>

---

<sup>22</sup> 李台元，〈同化政策：國民黨政府對族語聖經翻譯的控制〉，《原住民族文獻電子期刊》，30 期，2019.6.30。https://ihc.apc.gov.tw/Journals.php?pid=649&id=1077

<sup>23</sup> 〈原住民各族群聖經進行中的翻譯計劃〉，參台灣聖經公會網站，http://www.bstwn.org

Pinuyumayan 語（新約）預計 2020 完成

泰雅爾語（新約翻譯及舊約翻譯中）預計 2021 完成

賽德克語（新舊約翻譯及校稿中）預計 2020 完成

阿美語（新約、詩篇及箴言排版中）預計 2019 完成

排灣語（新約翻譯及舊約翻譯中）預計 2021 完成

布農語（新約翻譯及舊約翻譯中）預計 2020 完成

鄒語（舊約翻譯中）預計 2022 完成

當然，這不包含目前已經在教會當中使用的《阿美語聖經》（*Fangcalay Cudad*，1997 出版）、《排灣語聖經》（*Kai Nua Cemas*，1997 出版）、《布農語聖經》（*Bunun Bible*，1983 出版）、《泰雅爾語聖經》（*Tayal Bible*，2003 出版）、《太魯閣語聖經》（*Truku Bible*，2004 出版）、《達悟語聖經》（*Seysyo No Tao*，1994 出版）、《魯凱語聖經》（*Rukai Bible*，2001 出版）。<sup>24</sup>

原住民族聖經翻譯的豐碩成果，幫助了原住民族收集了部落傳統母語語彙，也成為當今原住民族母語語彙最豐富的教材。透過牧者和部落耆老的參與翻譯，讓母語聖經在翻譯過程中，進一步有機會在自己族人當中，再搜尋、再尋回、再界定與再定義語彙意義和內涵討論中，將部落的傳統母語語彙書寫翻譯在母語聖經裡。

這種牧者與耆老參與翻譯的過程，帶出了許多奇妙經驗。例如：翻譯《卓群布農語新約聖經》達崙·腦帆牧師說到：「翻譯是我個人喜歡的工作，年紀大退休後，我的異象就是想要傳

<sup>24</sup> 參台灣聖經公會網站，<http://www.bstwn.org>

承文化，把卓群布農語言傳給後代子孫。」<sup>25</sup> 在翻譯聖經的過程中，星·歐拉姆牧師曾建議：「如果有些詞彙的翻譯遇到困難時，可以使用外來語。外來語或初創的語彙不宜使用太多，會帶給讀者困擾。聖經翻譯的主要目的，是要人看懂，並能瞭解上主的話語，減少人讀聖經的障礙。」<sup>26</sup> 這個分享說到了母語翻譯的過程，會因為面對現代社會的新概念，而不得不使用外來語翻譯母語聖經的問題。

因此，當原住民族人自己參與聖經的翻譯，出版母語聖經時，想要藉母語來傳承文化的心志，是最明顯的；完成出版的過程中，也讓我們看到母語聖經收集部落傳統母語語彙，甚至加上了一些新的詞彙，為當今最豐富的母語典籍。若再加上原住民族教會，鼓勵使用母語或雙語（母語與華語）的方式來宣講上主的話語，同時搭配母語聖經的出版，與強調母語傳講上主的話語，是原住民族「後」母語時代的一個特色，也是原住民族在面臨年輕人失語時代，需要鼓勵持守的宣教方式，站在原住民族母語的復振上，這是原住民族基督徒可以自豪的地方。

#### （四）閱讀母語聖經的窘境：非傳達原住民文化、歷史故事與生命經驗

然而，站在原住民族後現代與後殖民的思維中，固然，原住民族部落裡產生的母語聖經，確實是保留了原住民族豐富的

<sup>25</sup> 林家鴻採訪報導，〈牧師退而不休，致力卓群布農語聖經〉，《台灣教會公報》，2019年12月20日。https://tcnn.org.tw/archives/25582

<sup>26</sup> 吳國聖採訪整理，〈星·歐拉姆：原住民宣教的推動者〉，《原教人物群像》，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2017/12/2），18~20頁。

部落與語彙；教會使用母語宣講上主的話語，也讓原住民族的口傳文化在教會裡得以落實。但我們若虛心思考，母語聖經正是透過我們的母語，來跨越認識另一個文化系統的媒介，文化的藩籬透過了母語聖經的翻譯過程，進入了另一個民族與文化的世界。當中，原住民族母語原來所承載的文化和宗教傳統，已經深深地作了切割和疏離，原住民族的母語在母語聖經裡產生了異化，也被掠奪了。

雖然從部落族人的雙手所書寫出來的是部落族人的母語符號，但卻同樣地呈現了在殖民時期，部落語言的異化，深深地在原住民基督徒的聖經閱讀者的結果上。因為，母語聖經中的母語所產生的傳統、宗教、文化、哲學和價值觀念，都是外來的。台灣原住民基督徒在母語聖經的閱讀上，又如同 Thiong'o 從非洲原住民在殖民處境上的語言反省一般，被強制地在文化情感上作疏離、切割，與自我文化傳統的汙名化<sup>27</sup>，變成了台灣原住民部落語言的殖民異化處境。<sup>28</sup>

原住民族的每一種語言背後，都擁有不同的文化、宗教、制度、習俗、生活習慣、價值觀，以及連結在背後的生活智慧、傳統哲學、口傳故事等的呈現。原住民族在後母語時代裡，已經確立了母語的語言記號、書寫系統和結構，正如德里達所說

---

<sup>27</sup> Ngugi Wa Thiong'o, *Decolonising the Mi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 (Harare: Zimbabwe Publishing House, 1987) .

<sup>28</sup> Walis Ukan, 《殖民意識與原住民聖經閱讀》(南投:賽德克母語研發工作室, 2018), 82 頁。

的，進入了「語言的永恆生存」或「語言的無限再生」的階段中<sup>29</sup>，讓原住民族母語被再現，並賦予了永續的生命力。

語言承載文化，也是文化的承載者。但原住民族的母語卻在母語聖經裡產生了自我的異化，甚至原住民族母語之語言的主體性也因而退位，這是一個事實。原住民族雖然誦讀母語聖經，從語音的角度，這確實是我們祖先的聲音，但這祖先的聲音，卻深深地斷絕了母語本當延續的文化傳統的生命淵源與動能。就像 Elleke Boehmer 所說的：「斷一個人與母語的聯繫，這就意味著與他的本源文化斷絕了。」<sup>30</sup> 原住民族母語所當連結此語言的文化傳統和世界，也在母語聖經裡退位，原住民聽不到祖先養育族人心靈的傳統智慧<sup>31</sup>，甚至於被掠奪了。在原住民族後殖民處境的體制底下，「被殖民者的原住民部落裡的孩童與青年在學校被灌輸外來者的語言、傳統和文化價值觀念，所讀的也是外來語言的書籍，這些概念化的語言也都是外來者的。」<sup>32</sup> 這種處境同樣也被塑模化在原住民族教會裡的母語聖經，甚至是教會的宣講裡；也讓原住民族的傳統社會制度、傳統宗教信仰、生命禮俗、風俗習慣、價值觀和宇宙觀被污名

---

<sup>29</sup> 雅雅各·德里達 (Jacques Derrida)，〈巴別塔〉，陳永國編著，《翻譯與後現代性》(Translation and Postmodernity；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5)，13~41 頁。

<sup>30</sup> Elleke Boehmer 著，盛寧譯，《殖民與後殖民文學》(香港：牛津大學，1998)，227 頁。

<sup>31</sup> Walis Ukan，〈原住民部落經驗與聖經情境化閱讀〉(南投：賽德克母語研發工作室，2018)，61 頁。

<sup>32</sup> Walis Ukan，〈殖民意識與原住民聖經閱讀〉，84 頁。



化地，作了嚴重的切割和隔離，這成了原住民族「後」母語時代最明顯的特徵。

結論來說，站在基督教沃土於基督教部落裡百年左右，身處目前「後」母語時代的原住民族，我們確實經驗著一種原住民族母語快速流失，甚至滅亡的危機邊緣。當我們鼓勵使用母語或雙語的方式來宣講上主的話語的同時，母語聖經的出版，與強調使用母語傳講上主的話語與書寫的原住民族教會，確實是驗證了原住民族是處在後母語時代裡，是對於重回「原初」母語時代的一種反動。

台灣原住民族的教會歷史，尚未超過 150 年，部落耆老仍然還保有對自己部落口述文化傳統，無論在口述著或存在於記憶裡。因此，當現今部落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批判原住民族教會深深地分裂了原住民的部落文化與社會時，站在後母語時代的角度，雖然母語聖經保留了原住民族母語豐富的詞彙，確實讓原住民族邁向了書寫與記錄的時代，以及保留了祖先的聲音，但我們也要承認母語聖經讓原住民族的語言產生了自我異化，母語在原初當承載的文化傳統，也被疏離與切割，所傳講的也非原住民文化傳統、歷史故事與生命經驗。

### 三、原住民族母語聖經詮釋法

面對原住民族年輕人在後母語時代，普遍對自己的傳統文化「失憶」，以及對母語「失語」的處境裡，原住民部落裡的教會透過母語聖經和母語所宣講的意義和內涵，已經深深地切

割和疏離了創造主，在創造起初賜給每一個族群的深具上主「神聖」尊嚴與智慧的文化傳統遺產。若我們從基督教來到部落中的時間來說，進入到賽德克族當中也只不過約 70 多年而已<sup>33</sup>，母語聖經（太魯閣聖經）在 1963 年才進入到部落裡，普遍賽德克族人才開始使用母語閱讀聖經的時間，也僅僅是 57 年而已。

因此，在基督教信仰裡我們無法接受，任何的原住民神學與原住民視野之聖經詮釋，把上主「原初」創造人類（包含台灣原住民族和賽德克族）訂在基督教「發現新大陸」的這個時間作開始。1970 年以前的世界，在基督教的視野裡，皆被污名化為魔鬼和異教的世界；因此原住民的文化傳統，甚至語言，皆需要被消滅和貶抑，才能成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五 17）。讓原住民族基督徒與創造主，和原住民族祖先的臍帶深深地做了切割和疏離，卻忘記了保羅對這「新」造的人在其他書卷的教導：

穿上新我，這新我是照著上帝的形像造的，

有從真理來的公義和聖潔。（弗四 24）

穿上了新人，這新人照著造他的主的形像

在知識上不斷地更新。（西三 10）

保羅將「在基督裡新造的人」的意涵，更進一步地連結在

---

<sup>33</sup> 若我們按照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賽德克族群區會，在 2017 年 11 月 26 日於南投線仁愛鄉史努櫻長老教會所舉辦的「宣教七十週年暨設立區會二十週年感恩禮拜」的時間來計算。可參何毓芬採訪報導，〈賽德克族宣教 70 週年 盼再創宣教奇蹟〉，《基督教論壇報》，2017/12/01。https://www.ct.org.tw/1315668

原初上主創造的時間與空間裡，使用「這新我是照著上帝的形像造的」，「這新人照著造他的主的形像」，讓在基督裡成爲「新」造的每一個人（包含原住民族），都重新恢復上主原初按祂的形像所造的神聖和尊嚴，讓每一個民族和個人在基督裡，被重建、被復原、被回溯到起初。按上主的形像創造之「新造的人」，不是宣稱在基督裡，原住民族是新造的人，所以舊事（文化傳統）都需要放棄和割捨，而成爲在基督裡新的「基督教人」。難怪，道成肉身成爲猶太人的耶穌基督，也如此地表達自己的文化傳統：

不要以爲我來是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而是要成全。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直到一切都實現。(太五 17-18)

所以，我們當如何面對當今原住民族的後母語時代的困境？這種在神學與聖經詮釋上所產生的挑戰，如何重新復原、重置和連結創造主與原住民族祖先的臍帶？本文以下提供一個可以嘗試的方法，以站在上主原初按祂的形像所造的神聖和尊嚴，從上主創造之初賜給原住民族祖先的聲音——原住民族母語——開始閱讀，在原住民族當今的困境作爲聖經詮釋的場景，來演繹「部落經驗聖經詮釋法」的第一個理論：原住民族母語聖經詮釋法，以此嘗試建構如何在原住民族的神學與聖經詮釋上，能夠沃土在現今原住民族困境的原住民族聖經詮釋法。

## (一) 連結祖先的聲音：從母語聖經開始閱讀聖經經文

首先，「部落經驗聖經詮釋法」強調以原住民族的母語為閱讀聖經經文的開始，因此，原住民族母語聖經詮釋法，是一種連結祖先的聲音作為聖經閱讀的起步。原住民族基督徒在現今閱讀母語聖經時，很少會直接從母語來閱讀，大多直接使用華語來取代和認識上主的話。原住民族基督徒要進行母語聖經詮釋法時，會被鼓勵原住民族基督徒在閱讀聖經經文時，要先從母語聖經裡的母語做誦讀開始，先從如何誦讀上主的話——母語聖經——聽到耆老和祖先的聲音。

當我們開始真正用我們的口來頌讀母語聖經裡的母語時，我們的雙耳會透過聲音，感受到好像進入到過去原住民部落，部落族人日常生活上所使用的語言的場景。我們在誦讀中，透過母語也會聽到，這個母語是屬於我們部落的，或是其他部落的母語。例如唸 *Sptena na hnyegan na (Utux Baro) smmalu Seediq* 時，我們會知道這是賽德克族德固達雅 (Tgdaya) 語群的部落母語，因為在賽德克族道達語群 (Toda) 裡，會唸成 *Sptna na hnyuwan na (Utux Baraw) smalu sediq*，在賽德克族德魯固語群 (Truku) 裡會唸成 *Spdka na hyaan nanak (Utux Baraw) smalu ka seejiq*。又如道達語群 (Toda) 裡如果讀到 *haray so kiya!* 我們會知道這是屬於花蓮縣卓溪鄉山里部落 (Tawsay) 的特殊部落母語。因此，在誦讀母語經文的過程裡，這種群族和部落的認同感，會隨著母語經文的頌讀來加深，並且在誦讀過程中，認識母語的拼音法。在誦讀母語經文的過程裡，年輕人常體會到不認識或不了

解所讀的語彙是什麼意思？因此，他們會借助華語聖經來認識和學習我們自己的母語語彙。這個可以幫助年輕人，增加我們母語語彙的量，奠基母語口說與書寫的語彙基本能力。然而，在我們誦讀母語經文中，我們會發現母語聖經裡使用了不少特殊的語彙或外來語，這些語彙，在過去部落或在部落日常生活會話裡是不會出現的。

例如 Utux Baro (上帝)，是來自華語的「上帝」轉譯的語彙；Baro (上面)，用大寫的 Utux 來表達「神」。過去部落裡不會有人隨便提起 utux (靈、魂、鬼、神)，這是最忌諱，也是傳統信仰的禁忌，所以也不會有「神」是在上面的想法。因為，utux (靈、魂、鬼、神) 不僅在超自然世界裡，或賽德克族所稱的族靈世界 (tuxan)<sup>34</sup>，也會進入到人世間來試煉族人。

又如：即將於今年出版的《賽德克族德固達雅聖經》(Kari Utux Baro Tgdaya) 裡，還有一個上主的名「耶和華」，我們結合和轉變了來自《出埃及記》三 13~15 中所使用的「我是你們祖宗的神」(Yaku we Utux Baro nrudan su)，及《出埃及記》六 2~3 「我是耶和華。我從前向亞伯拉罕、以撒、雅各顯現為全能的上帝；至於我的名耶和華，我未曾讓他們知道」(Yaku we Utux Tmminun. Utux Baro Kana Beyax ka pñqita mu Abraham, Yijxaq ma, Yakobu cuuxal ka yaku. Quri so ngayan mu Utux Tmminun we, uxe daha gnklaan)。從聖經以色列人的信仰見證，過去他們的祖先稱上主為「אל שדי」

<sup>34</sup> "tuxan" 的字根來自 utux，加上 -an 表達具體或想像的事物、處所或地點。

（全能的主），至於「耶和華」上主未曾讓他們知道。因此，我們看到當中以色列人如何將過去祖先們所認識的「אל שׁוּי」（全能的主），整合在後來「耶和華」上主的信仰之歷史轉化的過程。

然而，賽德克族使用了和以色列人不同的轉化過程。賽德克族祖先稱最至高的神靈為「Utux Tmminun」（編織之神），至於上主的名耶和華，我們也未曾知道。因此，我們沒有如同以色列人將祖先所認識的神—「אל שׁוּי」（全能的主）結合在「耶和華」上主的名中，我們將以色列人的「耶和華」信仰內容，結合在賽德克族傳統祖先所認識的至高神「Utux Tmminun」（編織之神）裡，並加增了以色列人對「耶和華」信仰的內涵，進入到現今母語聖經裡，豐富了賽德克族對於傳統至高神「Utux Tmminun」（編織之神）的認知內容。

因此，原住民族基督徒透過母語聖經經文的閱讀，不但可以聽到自己的聲音，如何地和祖先的聲音連結在一起，透過誦讀母語經文加深民族或多元部落的認同感，和在上主創造世界裡自我民族的存在感。母語經文所出現之新的語彙，也會讓母語的誦讀者，會了解其中使用的是新的或是外來字等等。

## （二）連結母語結構的奧妙：從母語的語彙與句子欣賞母語

原住民族基督徒在使用母語聖經詮釋法，來閱讀母語經文的過程裡，我們會鼓勵閱讀者能夠停一下腳步，將傳統直接去對照華語閱讀經文的習慣，轉移焦點到母語經文所呈現的母語語彙，和諸母語語彙所結合形成的句子裡。從認識母語的語彙，

進入到語彙所連結之句子的欣賞，和認識原住民族母語結構上的奧妙，這一個步驟是我們必須要進行實踐的閱讀步驟。

透過這一個步驟的閱讀過程，這已經跨越了僅僅認識語彙的意思而已，而進入到了語彙之間所扮演的語譯功能，以及想要表達的語氣、意義和內涵。例如：

בְּצַלְמוֹ אֱתֵהְאֵדָם אֱלֹהִים וַיִּבְרָא

Sptena na Hnyegan na (Utux Baro) Smmalu Seediq (賽德

克族德克達雅語；上主用祂的形像創造了人；《創世記》— 27a)

從母語的角度，我們必須認知：上面的經文是屬於三個不同的語言，華語經文和賽德克族德固達雅語的翻譯，皆來自原來的希伯來語轉譯而來。從希伯來語出現了「וַיִּבְרָא」、「אֱלֹהִים」、「אֱתֵהְאֵדָם」和「בְּצַלְמוֹ」四個語彙；華語出現了「上主」、「用祂的形像」、「創造了」和「人」；賽德克族德固達雅語有「Sptena na」、「Hnyegan na」、「Smmalu」和「Seediq」四個語彙，表達了「上主用祂的形像創造了人」的意思。然而，我們若從賽德克族德固達雅語彙的分析，可以看出以下特點：

1. 「Sptena na」：Sptena 的字根來自 mntena (相像、相同、按照)，若 p+tena 可譯為「相像、相同、按照」意即自發性或主動的語氣。若再 s+p+tena，就是在指被相像、被相同、被按照的主動狀態動詞。na 是第三人稱主詞「祂」，指上主祂主動相像、祂主動相同、祂主動按照什麼的意思。
2. 「Hnyegan na」：Hnyegan 名詞，可譯為「形像、外表、或外型」，在這裡作受詞用；na 是第三人稱主詞「祂」，

作屬格用譯為「祂的形像、外表或外型」，可以譯為「祂的形像」。

3. 「Smmalu」：Smmalu 的字根來自 malu（好、善），s+malu 為一般的動詞，可譯為「作、做、創造、塑造」，若從賽德克族語源學角度，賽德克族傳統裡對於「作、做、創造或塑造」皆認為是「好的」的意義。這裡使用了 s+m+malu 重複了 m，在表示創造的過程，以及持續的創造動作。
4. 「Seediq」：Seediq（Seejiq 或 sediq），若寫成小寫，是指普遍意義的「人或人類」；大寫時，就成為專指「賽德克族」的專有名詞。但有時 seediq 也可以直稱「外人」的意思，意指外人也如同我們賽德克族是「人」的意思。

若整句 Sptena na Hnyegan na hnyegan na smmalu seediq 作為一個句子時，主詞 Utux Baro 是被省略了，只用了 Sptena na 的 na 其第三人稱，來表達這是在指上主。因此，其實是可以寫成 Utux Baro u sptena na hnyegan na smmalu seediq（上主按照祂的形像造人），因為整句是連結在前一句，所以省略了主詞 Utux Baro，若要加上主詞時，只要加入 u 就可以成為一般的平述句。

原住民族傳道者在接受神學訓練時，常會被要求必須要會去分析聖經希伯來語和希臘語經文。但原住民族傳道者或基督徒卻沒有意識到，我們也可以如此運用所學的語言分析法，在自己的母語經文上來更深地了解，從母語的語彙與句子的欣賞，去連結母語結構的奧妙。



### (三) 連結部落文化傳統：從母語語彙背後所承載的世界開始

當我們經過了母語的語彙和句子的欣賞之後，母語聖經詮釋法會要求我們去連結或搜尋母語語彙背後被遮蔽的視界與世界。<sup>35</sup> 當原住民族的母語在母語聖經經文裡被用來說明和闡釋基督教的經典和信仰內容時，原住民族基督徒在閱讀母語聖經經文時，比較少會去意識到希伯來語和希臘語聖經裡的古以色列人（猶太人）的不同文化的信仰傳統問題。<sup>36</sup> 特別是，無法敏感到母語背後所承載的文化傳統，這一切常常在原住民族基督徒在母語聖經的閱讀裡被遮蔽。原住民族基督徒在閱讀母語聖經時，「一直無意識到部落母語背後也承載著部落族人的生命經驗，和母語背後所建構的語境世界，部落母語唯有連接在這背後所承載的意義世界，有著我們部落族人自己不同的傳統哲學，和理解與陳述的方式。」<sup>37</sup> 原住民族母語在母語聖經裡，

<sup>35</sup> Walis Ukan, 〈被遮蔽之部落傳統哲學的視界與世界〉, 《原住民族部落經驗與聖經情境化閱讀》, 73 等頁。

<sup>36</sup> 有關古以色列人文化傳統的討論, 參: Studies in Jewish History and Culture 系列的書籍, 例如: Jean-Christophe Attias, *The Jews and the Bib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Ronald Hendel, *Remembering Abraham: Culture, 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Hebrew Bible*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John W. Rogerson, *A The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 Cultural Memory, Communication and Being Human* (London: SPCK, 2009); Pernille Carstens, Trine Bjornung Hasselbalch, Niels Peter Lemche, *Cultural Memory in Biblical Exegesis* (Piscataway: Gorgias Press, 2012)。

<sup>37</sup> Walis Ukan, 〈被遮蔽之部落傳統哲學的視界與世界〉, 74 頁。

失去了連結原承載著部落族人的生命世界與經驗。

例如：創一 27b Utux Baro u sptena na hnyegan na smmalu seediq (上主按照祂的形像造人)，這是出自母語聖經的經文，但卻不是賽德克族原有的思維與想法。Utux Baro u smmalu seediq (上主創造人) 在賽德克族口述傳統裡，是不曾出現的想法，常會出現在日常生活裡的詞彙 way smmalu laqi (正在作孩子)，是部落族人暗指或隱晦地談「同房」的意思，而不會講成 way smmalu sediq (正在作人)。也不會想犯禁忌去討論 smmalu sediq ka utux (神靈創造人)，這種思維不存在，也忌諱說出口。至於對人為什麼會出現在地上，始終都是用「奧秘」或「無法得知」的方式來表達。在賽德克族耆老最常記憶的口述傳統如下：

Cbiyaw balay, mmiq dwiyaq hiya, kiya ka Pusuqhuni. Niqan kingal jiyax, pnyah karac baraw, asi sa “Bong!”, mcriyu piyah cka Pusuqhuni hiya ka kingal utux snaw mi kingal utux qridil, kiya ka pusu balay rudan pnyahan ita Sediq.

很久以前，在山中，就是 Pusuqhuni。有一天，來自天上，突然「碰！」從 Pusuqhuni 中出現了一位男神與女神，這就是賽德克族的祖先。

部落耆老的口述傳統裡，用「碰！」來回答人類和賽德克族祖先的起源，同時，這一則神話故事，也隱藏了賽德克族不可以妄自討論超自然界 utux 的傳統宗教思維，只敢用「pnyah karac baraw」(來自天上)。第一個出現在世上的祖先，也是帶

著超自然界天上的神聖尊嚴，因此使用了「utux snaw」（男神）和「utux qridil」（女神）來表達；但是，比較間接地談到人類（包含賽德克族）是來自天上的神所創造的想法。可能在平常部落耆老在面對部落族人歸回祖靈之家（意旨死亡），在部落族人與喪家守靈的時候，部落耆老常會對族人提到 Utux Tmninun（編織之神）的慰詞，可以得知：

Laqi Sediq ! Knudus Sediq u so sklwiyun, ini ta balay klai lmnglung, wana Utux Tmninun ka mkla, yasa Utux Tmninun ka tmninun knudus ta.

賽德克族的孩子們！我們人類的生命是一種奧秘，我們實在無法了解，唯有 Utux Tmninun（編織之神）知道，因為 Utux Tmninun 編織了我們的生命。

從以上討論，當在誦讀母語聖經的母語經文時，母語聖經詮釋法會想去連結母語語彙背後被遮蔽的視界與世界，就像透過 Utux Baro u sptena na hnyegan na smmalu seediq（上主按照祂的形像造人）母語經文，我們重新回溯、重構了傳統賽德克族的思維、宗教信仰和哲學世界，特別引出了賽德克族部落口述神話傳統，對於人生命被造的奧秘，以及傳統敬畏、畏懼，必須間接地提到人類的生命是來自 Utux Tmninun（編織之神）所編織來的傳統哲學與思想。因此，這些所開闢的討論空間，在傳統原住民族聖經詮釋過程裡，不常會出現，也會被視為不正統，因而產生了原住民族文化傳統被忽略與深深地被切割的事實。然而，在原住民族母語聖經詮釋法的鼓勵下，重新開啓這尚未開

啓之母語背後被遮蔽的視界與世界，是聖經閱讀與詮釋中的當務之急。

#### （四）連結部落耆老的傳統角色：從母語聖經開啓耆老的經驗世界

原住民族建構神學與聖經詮釋的方法，無法在學院，無法在圖書館，無法在教室或辦公室裡來完成，而是必須要回到部落裡，經過部落耆老在傳統口述的傳承裡的對話與討論請益之後，才可以結束。因此，母語聖經詮釋法會要求我們在連結母語背後的視界與世界，要了解這些內容，不是到圖書館、教室，或到大學或神學院裡，而是要到原住民族部落裡，必須謙虛地到部落耆老的面前去請益和求教，且必須使用母語來書寫和陳述耆老所分享的口述傳統內容。

讓我們回到過去基督教前或外來統治部落前的場景，原住民族族人在部落裡，不會選擇部落裡的教會、學校或社區中心聚集（這些場所都還沒有存在）。部落的孩童及耆老們喜歡曬太陽或烤火聚集的地方，常常是住屋外面、路邊空曠處，家屋裡可烤火處的地方來聚集。這裡最常看到的，是部落耆老們相互扶持的圖像，也可以看到部落孩童們如何圍在火爐邊，與耆老們同坐在一起，聆聽耆老們口述部落的歷史、神話故事、傳統律法、祭儀和禁忌等等情形。透過過去耆老們所承接的口述與傳統方法，以及所展演的生命禮俗、傳統節期等等，部落耆老們代代相傳，將他們承接自過去祖先們的教導與文化傳統，期待著口述傳給下一代。

但在原住民族後母語時代的處境裡，部落耆老口述傳授或教授文化傳統，扮演展演傳統節期與生命禮俗的功能和圖像，已經漸漸式微；此時，原住民族母語聖經詮釋法會要求、呼籲、喚回部落耆老的傳統角色，透過向部落耆老的請益，讓他們透過母語的聲音，繼續在母語聖經經文的語彙裡，產生部落口述傳承母語背後的傳統文化的重要功能。就像布興·大立所說：

原住民族的母語是其身分的命脈，保障母語是捍衛自己族群的生命。原住民族的母語，也是創造原住民族文化的基礎。語言是文化的結晶，沒有語言的文化，是沒有生命的文化。<sup>38</sup>

原住民族的母語傳承、母語意義和內涵的講解，若缺少了部落耆老們口述傳統的參與，其生命內涵也會漸漸失去其生命力。因此，原住民族母語聖經詮釋法，會要求啟動部落耆老的口述角色的這個方法，來讓被忽略與被深深切割的文化傳統，在部落耆老的重置其功能下，重新開啓原住民族神學和聖經詮釋上，那尚未開啓之母語背後被遮蔽的視界與世界。無論是傳統宗教祭儀、生命禮俗、農事祭儀的復振，或從事於農事、狩獵、捕魚等等的傳統生活經驗，也都可以在部落耆老的參與、在部落的場域裡，來傳遞著文化與傳統的不同迴盪。

---

<sup>38</sup> 布興·大立，〈承認原住民的族語 跨出一大步〉，《自由電子新聞網》，自由廣場（2002/1/4）。

### (五) 連結聖經以色列人的信仰見證：從母語聖經明白上主的話語

原住民族母語聖經詮釋法，最後還必須要回到在母語聖經經文裡，去探查以色列人（猶太人）的信仰見證，以及來自母語聖經裡上主與基督的話語，對於現今原住民族的教導。原住民族的母語聖經詮釋法，無法且也不可以停在部落耆老的經驗世界裡；我們還必須要回到母語聖經經文裡，因為母語聖經裡有著古以色列人在諸多帝國殖民處境下的歷史，他們透過自己母語聖經經文，來表達了他們的歷史經驗和信仰的見證。

原住民族基督徒使用母語聖經詮釋法，固然有其重要性，但我們無法放棄自己同時作為基督徒的身分，與世上萬民萬族同享民族神聖尊嚴的新認同。在此信仰裡，我們不能僅停在上主創造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的認識，而忘記了我們還必須謙虛地回到母語聖經經文裡，去嘗試了解和連結以色列人在母語聖經裡，如何陳述他們在不同帝國（埃及、亞述、巴比倫、波斯、希臘和羅馬）統治下<sup>39</sup>，所陳述的歷史經歷和信仰的內容和見證。例如《以斯帖記》，當中便描述了他們的歷史處境：

聖經中的以色列人，如何見證她們在帝國的權勢底下，經歷過國家被燒毀消滅，民族也被殘殺和被擄，以致潰敗分散於帝國和鄰國城市當中，淪為殖民帝國的流亡

---

<sup>39</sup> Rasiah S. Sugirtharajah, *The Bible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Explor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Richard A. Horsley, *In the Shadow of Empire: Reclaiming the Bible as a History of faithful Resistance*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8).

者、亡國奴、次等民族和被殖民者，苟活於帝國的權勢的施捨中間，在服務於殖民帝國者的利益中為奴。這種景象，正是《以斯帖記》想要呈現的一個國破家亡，又流亡於國外帝國殖民體制下，古以色列人（猶太人）的痛苦經歷。<sup>40</sup>

若我們暫時忽略舊約與新約聖經的編輯史或正典史時，我們都可以同意原住民族母語聖經經文裡，所描述的基本內容為古以色列人的古代史、祖先遷徙史、以色列人的形成、傳統律法的頒布、征服迦南地、以色列王國史、國家滅亡史、回國重建家園史等，乃至進入新約聖經的內容為福音書、宣教史（使徒行傳）、保羅對初代教會的書信，與其他初代教會書信和啓示錄等等，這些會很清楚地描述了來自帝國所帶來的影響。<sup>41</sup>

母語聖經裡的以色列人，在信仰裡見證了如何在帝國輪番統治殖民底下，仍然在信仰裡獲得支持，回歸重建鄉土，重建文化的傳統，陸續編輯了律法書、先知書和聖卷書，延續了離散在各帝國當中的以色列人後代的文化和民族認同。無論散居在何處，或回到鄉土，皆能在上主信仰裡得到支持。母語聖經

---

<sup>40</sup> Walis Ukan, 〈Iya Rrngii Phuqil Kana (可屠殺滅絕的民族) : 從殖民意識閱讀以斯帖記三 8〉, Walis Ukan, 《殖民意識與原住民族聖經閱讀》, 54 頁。

<sup>41</sup> 例如: Delbert Burket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and the Origins of Christianity*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John Dominic Crossan, *God and Empire: Jesus Against Rome, Then and Now* (New York: HarperOne, 2007). Joerg Rieger, *Christ & Empire: From Paul to Postcolonial Times* (Minneapolis: Augsburg Fortress, 2007).

裡所陳述的耶穌基督，身為猶太人，也面對帝國所帶來的傷害，主張了上帝國的來臨而有別於帝國殖民的信仰<sup>42</sup>；保羅書信也可以發現帝國如何影響猶太人和初代基督徒的情形<sup>43</sup>，以及初代基督徒如何努力在信仰裡堅持，不畏懼帝國強權地迫害的經驗等等。<sup>44</sup> 若我們仔細思考，那些在聖經裡相繼出現的偉大帝國，都已經消失在歷史的演進中了；離散的以色列人（猶太人）雖然至今仍持續寄居在不同的國家裡，但 1948 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在自己的鄉土宣布獨立時，我們都會震驚是什麼樣的信仰，讓這個民族不會在帝國興衰輪替統治歷史中滅亡和消失呢？這些對原住民族基督徒來說，母語聖經經文裡的描述也會讓我們重新去認識基督信仰與上主的話語，並帶來民族的力量和持續的希望。

## 總 結

基督教沃土在原住民現今新的處境裡，是否還能產生時代的「新芽」呢？當現今部落耆老漸漸凋零危急之時，特別能感

---

<sup>42</sup> Richard A. Horsley, *Jesus and Empire: The Kingdom of God and the New World Disorder*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3). C. I. David Joy, *Mark and Its Subalterns: A Hermeneutical Paradigm for a Postcolonial Context*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8).

<sup>43</sup> Richard A. Horsley, ed., *Paul and Empire: Religion and Power in Roman Imperial Society* (Harrisburg: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1997).

<sup>44</sup> Shane J. Wood, *The Alter-Imperial Paradigm: Empire Studies & The Book of Revelation* (Leiden/Boston: Brill, 2015).



受處在「後」母語時代的原住民族，特別是在普遍對自己的族群的傳統文化「失憶」，以及母語「失語」的處境裡，我們在進行母語聖經詮釋法時，當努力如何讓停留在部落耆老們回憶中的語言和文化寶庫，在原住民族復振母語的後母語時代裡，可以真正成為我們的活字典；因此，在部落耆老面前，努力挖掘母語背後的傳統文化寶庫，為當務之急。因為，當他們消失之後，接下來新一代的部落耆老，還能夠擁有或繼承他們的口述傳統嗎？這也是後母語時代急需承傳的時代使命。

透過以上討論，我們已經知道，母語聖經的出版，成為了原住民族母語語彙的寶庫，因此，原住民族母語聖經詮釋法，會要求我們進行從誦讀母語聖經的母語開始，進入到語彙所連結之句子的欣賞，和原住民族母語結構上的奧妙上面去深思，然後透過母語經文所產生的語彙，去挖掘、連結、探索母語背後所承載的意義視界和世界。讓在傳統原住民族聖經詮釋裡，被忽略與深深被切割的文化傳統，可以透過母語聖經詮釋法，再現原住民族的傳統哲學與思維、宗教信仰和生命經驗。特別是，透過母語可能會引出了部落的傳統律法，與口述傳統神話等等，這些都是面對現今原住民族處在後母語時代，需要努力建構的聖經詮釋的進路。

我最後引用我所敬佩、已經回歸到祖靈之家的賽德克部落耆老、牧師，也是賽德克族德克達雅語聖經翻譯小組的召集人 Siyat Nabu（高德明牧師）對我勉勵的一句話作總結：

Kari ta nanak ge kiya ka skuudus ta ita Seediq ! Uka kari

ta de, uka knuudus pnrtudan ta pneyah puwa drudan ta cbeyo  
uri !

母語是我們賽德克族人的生命能延續的關鍵！母語消失了，我們連結祖先臍帶的族人生命即結束！<sup>45</sup>

原住民族的母語，從來都不是我們在從事原住民族的神學建構，與聖經詮釋會去關注的議題和詮釋進路。若從原住民族後母語時代的角度來思考，母語聖經不僅僅表達了基督教沃土於台灣原住民族，上主與基督道成肉身的最具體信仰見證，同時透過母語聖經裡的母語經文，原住民族更可以在基督教信仰裡宣稱：原住民族在上主創造的「諸天與一個大地」裡，是沒有缺席的，如同以色列人一樣，重新在上主創造的信仰裡，將自我民族「起初」的時間與空間，重置在上主的創造論裡，重置在自己祖先的土地與鄉土上，與世上萬族萬民同享上主所賜的民族尊嚴，繼承著上主所賜、可彰顯上主多元智慧的生活智慧、經驗哲學、傳統律法，以及代代祖先傳承的文化。如同上主的話語，在母語聖經裡，它可以提供綿延原住民族族群的生命。

---

<sup>45</sup> 根據 Walis Ukan 於 2010/7/11 在霧社高峰住家的錄音。